

贵州

Literature and
Elegance of Guizhou

亲入黔境者，见证了过去传闻的“穷山恶水”，原来是如此清幽雄奇，分布着无数“大自然的大奇迹”。魅力无穷的民族风俗文化，令无数海内外游客心醉神迷，流连忘返。多座凉爽城市，每到炎夏，已是外地避暑者云集的天堂。



戴明贤 主编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采贵州 / 戴明贤主编. —贵阳：贵州人民出版社，

2010.5

ISBN 978-7-221-08948-9

I. ①文… II. ①戴… 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贵州省

IV. ①I218.7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61937号

特别提示：本书编选之部分文字及图片作者未能联络，相关著作权人知晓后即请通知出版人，出版人将按规定付酬。

书 名 文采贵州

主 编 戴明贤

编 选 王尧礼 杜应国

出 品 人 许 明

策 划 人 杨浩东 曹维琼

监 制 人 李立朴

责 任 编 辑 阎循平 陈 荣

装帧设计 熊 锋 陈 电

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

(地址：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电话：0851-6828477)

印 刷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

规 格 787×1092毫米 1/16

字 数 65千字

印 张 4

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

印 次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1-08948-9

定 价 30.00元

文

采

貴

州

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。饱览黔地风，流
连山水间。多彩原生态贵州，让心灵得以休
憩的绿色家园。



文
采
贵
州

大平

Enjoy Reading

| 阅读之趣

我还记得你对我说过你讨厌贵阳的天。你似乎十分相信那句老话：“天无三日晴。”但是现在我告诉你，我在这里接连看见几个美丽的晴天。头上没有一片云，天空是淡青色的。阳光给树叶薄薄敷上一层金粉。大群

苍鹰展开两翅在空中自由地翻腾，麻雀在屋檐上愉快地讲话。一阵微风吹到脸上，就像是一只熟习的手在轻轻抚摩。桃花盛开，杨柳也在河畔发芽。我呼吸着春天的空气。

——巴金《贵阳短简》



目 录	
序 / 戴明贤 <i>Preface</i>	/ 6
贵阳短简 / 巴金 <i>Sketch of Guiyang</i>	/ 8
茅台酒 / 卢前 <i>Moutai Liquor</i>	/ 10
忆渭潭 / 郑家骏 <i>Recollections of Weitac</i>	/ 12
苗族人的节日聚会 / (美国)普鲁恩夫人 <i>Festivals and Gatherings of the Miao</i>	/ 15
平越山水 / 陈兰荪 <i>The Scenery of Pingyue</i>	/ 18
贵州茶事 / 戴明贤 <i>Tea Stories of Guizhou</i>	/ 22
清水汤汤 / 徐成森 <i>The Tumultuous Wuyang River</i>	/ 25
乡野的礼物 / 喻默 <i>Gifts of the Wild Mores</i>	/ 28
黔石录 / 杜应国 <i>Stone Sensations of Guizhou</i>	/ 32



春归 国画 昌国庆画

小关/何怀德	/ 36
Xiaoguan Pass	
小城余庆/李缨	/ 39
Yiqing, a Small Town	
赤水日记/王亮礼	/ 42
The Diary of Chishui	
乡居小札/庆礼	/ 46
Country Life	
洪渡凉晨/刘熙进	/ 49
Cool Mornings of the Hongduo Town	
织金洞记/马力	/ 52
Zijin Cave	
江口福泉龙井/杨宛	/ 54
Liangjing, The Lucky Well in Guizhou	
马岭河峡谷/施劲松	/ 56
The Gorge of the Malingshi River	
贵州乡村雨具/刘燕成	/ 60
Countyside Rain Gear	

序

Preface

戴明贤

清人孔尚任，著名传奇剧本《桃花扇》的作者，有一次偶然读到贵州人吴中蕃的诗集，大为震惊。他曾对当时多种诗歌选本进行统计，排列出各地区人选多寡的比例：吴越最多，占了一半，齐鲁燕赵川州共占三成，秦晋巴蜀共占一成，闽楚粤滇共占一成。贵州连影子也不见。他认为诗之所在即才之所在，由此判断贵州根本没有诗人诗歌存在。现在一读吴的《敝帚集》，发现居然“即中原名硕夙老以诗噪者或不能过之”。从而悟出一个道理：“非全无也，有之而人不知，知之而不能采，采之而不能得，等于无耳。”其实，与吴中蕃同样优秀甚至比他更出色的诗人，贵州还太有人在，孔尚任还是不知道。

贵州的山水、物产、文化、人材等等方面，也长期与贵州诗歌同一命运，有而人不知，知而不能采，等于不存在。偶然有机会来到贵州的，就会像孔尚任一样且惊且喜，如徐霞客之见到黄果树大瀑布。

随着时代的进步，交通方便了，交流容易了，传

媒发达了，旅游普及了，知道贵州的人也就日见增多。尤其是亲入黔境者，见证了过去传闻的“穷山恶水”，原来是如此清幽雄奇，分布着无数“大自然的大奇迹”（大诗人艾青观看贵州溶洞摄影展的题词）。魅力无穷的民族风俗文化，令无数海内外游客心醉神迷，流连忘返。黔境中部、西部、西北部的多座凉爽城市，每到炎夏，已是外地避暑者云集的天堂。

贵州正在落户地球村。

然而，开发较晚毕竟是一个历史存在。今天，世界对贵州的了解，还远未达到应有的程度。要想完全掀起这位深闺丽人的面纱，还须继续努力。《文采贵州》这本小书，就是让外界增加了解的又一次尝试。总体设计规定了本书的容量，只能选入二十馀篇，多半是短文，不能考虑全面和丰赡。只要能起到“以一斑窥全豹”的作用，引起读者产生进一步了解贵州，亲眼看看贵州的意愿，我们就达到目的了。

由于本书版面有限，所收文章多经删节，个别字句也作了相应改动，敬请作者谅解为荷。

二〇〇九年十月一日

|| 贵阳短简

Sketch of Guiyang

巴 金

我 还记得你对我说过你讨厌贵阳的天。你似乎十分相信那句老话：“天无三日晴。”但是现在我告诉你，我在这里接连看见几个美丽的晴天，头上没有一片云，天空是淡青色的。阳光给树叶薄薄敷上一层金粉。大群苍鹰展开两翅在空中自由地翻腾，麻雀在屋檐上愉快地讲话。一阵微风感到脸上，就像是一只熟习的手在轻轻抚摸。桃花盛开，杨柳也在河畔发芽。我呼吸着春天的空气。

我坐在“社会公寓”的一间整洁、明亮的小小楼房里给你写信。窗下是一个有绿树点缀的天井，我的书桌安放在窗前。对面楼房后耸起来一座八角亭的第三层顶楼，顶尖是用五个颜色不同的磁瓶叠砌起来的，这时它正在午后阳光下灿烂地发光。八角亭的每只角尖上伸出一个骄傲的龙头。在一个龙头的旁边忽然飘起了一只白白的小风筝。棕色的书桌还是新近油漆过的，在它的发亮的表面上也有一块小小的天，不过颜色却淡成灰白了，有时我俯下头就会看见一只鹰在桌面上掠过。除了鹰，这里还有乌鸦和它们那单调的呱呱声。

山城高下见楼台。
野戍参差暮角摧。
凌竹路从峰顶入，
夜郎人自日边来。
繁花夹道惜春老，
雉堞连云向晚开。
尺素屡驰还屡掷，
衡南那有雁飞回？

王守仁《兴隆卫书壁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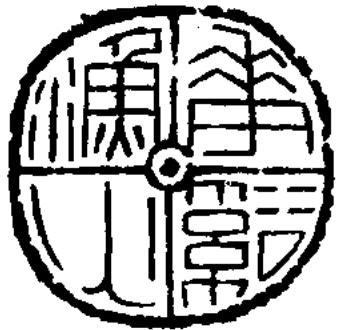
晚上我又看见更美丽的星天。其实这是月夜，但是我更喜欢提说星星。一钩新月，好些星子，蓝天显得很亮，星星像灯一般地挂在我的头上，好像我们随便拾起一个石子掷去，便可以把它们打落下来。为了这样的夜，我宁愿舍弃我的睡眠。

我每天仍旧安静地在明亮的窗前读书，或者在暖和的阳光下与平静的星夜里在“社会公寓”门前小河边散步。我的心的确是安静的。倘使我在争取时间这一点上战败了，那么就让我利用这个机会休息一会儿罢。

芳杜洲前春水生，
碧潭相映数峰青。
盈盈细草裙腰色，
随着游人绿进城。

（清）许芳晚《苏杜洲》

三月二十五日在贵阳



花溪渔火／篆刻

黄明贤
制

|| 茅台酒

Moutai Liquor

卢 前

茅台村在贵州遵义县（现仁怀县——编者注），应该说是川黔两省交界处。在黔北，并非黔南；那里会靠滇省呢？这村中的井，是属于一位姓华的。用这井水酿出的酒，清冽可口；自从茅台酒出了名，糟房一天天多起来，华家也分出两房。真正的老牌是长房，主人华问渠（即文通书局老板），一直住在贵阳；那年我为着饮酒跑到了贵阳，恰巧贵州禁酒；文渠费了好几天工夫，为我觅了一瓮七八年的陈茅台，我也不辜负他的好意，一晚喝了一斤多。问渠笑问我：“你看这茅台何如？”我说：“饮了这酒，始知天下假茅台之多！”他说：“此后也没法再找到，只能这一次了。”外边人只看准这酒罐，其实这同样的装置，还有川南的郎溪酒。后来“爱人堂”把所有的酒都装了罐子。以貌论酒，未为知音。茅台真正的好处，在醇，喝多了，不会头痛，不会口渴；打一个饱嗝，立即香溢室内。假的如何能办到呢？关于在酒中洗脚事，问渠也说过，这井并未受到严重影响；只是陈酿已尽，此后惟有新酒，一切酒都是越陈

村店人声沸，茅台一宿过。
家唯储酒卖，船只载盐多。
矗矗青杠树，潺潺赤水河。
明朝具舟楫，孤梦已烟波。

黄培炎《题沈叔羊画茅台酒》

喧传有客过茅台，
酿酒池中洗脚来。
是真是假吾不管，
天寒且饮两三杯。

黄培炎《题沈叔羊画茅台酒》

1938年1月3日 于延安

越好，茅台岂能例外！宁蒙说起茅台故事，遂使我想起它来，所幸戒饮已三年，决不会因谈它而流涎了。



屯堡记忆/版画

曹培德 画

|| 忆湄潭

Recollections of Meitan

郑家骏

湄

潭在贵州的中部，是一个风光明媚的小城。

抗战时，浙江大学理学院和农学院从杭州经广西宜山迁来，学子有幸，从一个人间天堂搬到另一个人间天堂，也许当初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，如今回想一下，能有福气在这个地方住住，真是前世修来。

杭州之美在西湖，湄潭则美在湄江之滨。前者像一个风华绝代的少女，后者则是个绰约天真的村姑。刚到杭州的人会很快喜欢杭州，可是到湄潭的人越住久越是欣赏它的美。这种美是一朵芬馨的小花的美，是一种纯净的小诗的美，它不招徕人们注意，可是这种美最隽永，最令人怀念。

湄江实在不能叫江，只是一条不太宽的河，环绕在县城周围，河水清澈，岸旁青翠欲滴。有的地方相距不过几十公尺，力气大点的人，常常可以显个本事，捡块石子掷过河。傍晚的时候，人们总喜欢三三两两出城到湄江边去散步。湄江在城南转一个大弯，朝东流，江的中央有一个小岛，岛上长满了树。由于岛上人迹罕至，那里就成了鸟的天堂，成千成万的鸟在树上结巢。夕阳西下时，波光涟漪，一群一群的鸟飞回来，时而绕个大圈子高翔，时而绕



遵义 / 蔡刻 戴明贤 刻

个小圈子低飞，清风徐徐，鸟语唧唧，住在湄潭的人管这叫“百鸟归林”。

湄江边有许多大水车，这种水车约有两、三层楼高，用木条、藤子和竹管做成，在两个并列的大木圈中横连上几十条一端开口的竹管。水车木圈的下边刚刚浸入水面，藉流水的冲力把竹管装满水，朝前推的一股劲使水车旋转不息。竹管的角度做得极巧，当下面的竹管转升到水车顶上的时候，水就自动从管子里流出来，注入旁边的水槽中，顺流到岸上的大贮水桶里。水车都很有年纪，转动的时候跟中间的轴摩擦出一种咿咿哑哑的声音来，刚到湄潭的人总是给这种声音吵得晚上睡不着觉，住久了又会觉得它像一种悦耳、亲切的催眠声音，没有它反而睡不着觉；白天在水车下面听起来更像老友的低诉，现在回想起来恍如仙乐。水车的木头给水浸久了颜色变黑，在阳光照射下黑亮黑亮的，古朴得真可爱。浙大的学生们常喜欢坐在水车旁看书，或者躺在草地上看水车慢慢地转，听水车慢慢地唱。世界上也许荷兰的风车可以和湄潭的水车比一比。我没有到过荷兰，不过想象中我总以为风车不及水车来得有诗意，水车更能与自然合为一体。

离城不远有个观音洞，洞口不大，藏在一个山谷里，清静无比。洞旁有一副很有禅意的对联，是根据观音人士来会意的：“音亦可观，始信聪明无二理。佛何称土，方知儒释本同源。”这不知是哪一位贵州才子的大手笔。洞中有一条地下河，河面只有在观音佛像案桌旁的一段是露出来的，据称此河通湖南，没有人相信，也没有人去考实，可是有人跟新来的人这么讲，真是有趣。小河对面有岩洞，洞中曲曲折折，分岔极多，故友王闻农兄曾和另一位物理系同学进去过一次。他们两人拿了一大堆火把钻进去好几个钟头，沿路做好回程的记号，等火把快烧掉一半时尚未见底，赶快退回来，后来没有听说有人再去过。观音洞外谷中一片树林，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去玩，远远看到我们的英文教授黄老师穿着长袍，手执一卷线装书，背着手在林中悠哉游哉地散步，在阳光照射下的林子里，看过去真似神仙中人。

湄潭县原有四个城门。南门在修马路时给拆掉，东门很小，大学女生宿舍就筑在东门里的山坡上。男生宿舍在北门外，由城里去男生宿舍可以经北门折东，或者登山坡穿东门折北，再下一个坡就到。那时不知道是怎么一个典故，男女同学情侶在一起散步叫“开车”，男的是“司机”，女的就成了“车子”。这样两人一齐走上女生宿舍，就成为古诗十九首里的

“驱车上东门”。东门外的小山坡可并不富有罗曼蒂克的气息，那是湄潭县政府枪决棒老二(土匪)的地方，胆子小的人，晚上从来不敢在这里走。学校理学院的教室大多在城里，另一部分和农学院在湄江对岸，上下课时整个城里都看见学生走来走去。遇到乡下人进城赶场的日子，拿着书本的，提着肉、拿着蛋和蔬菜的，就挤个不亦乐乎。

湄潭的城中心有一个很宽的十字路口，几乎每天每个人都要经过这个地方。这里是乡人进城摆卖瓜果的地方。别看这地区偏僻，四季瓜果可丰盛得惊人。硬柿子、金盖梨、木瓜梨、洋桃、栗子、李子、桃子应有尽有，价钱便宜得人人都能买一大堆。乡下人不像城里人那样会做生意，瓜果有的论斤卖，有的论碗卖。如果你有本事能在碗里堆放比别人更高更多，乡人不但不以为意，而且哈哈大笑，高高兴兴卖给你。金盖梨和木瓜梨上市的时候，我们有几个宝贝要吃最新鲜的，就临时组成个“吃梨团”，远征乡下人的果园，像猴子一样爬到树上去吃。在树上摘梨吃不要钱，临走时再跟他们买一大堆带回家。朋友，如果你不知道新鲜梨的水分比熟桃子还多，你一定没有爬到树上去吃过梨。洋桃或称猕猴桃，约有两个桂圆那么大，长圆的，外皮棕黄色，有短毛，剥开薄皮里面是碧绿的，芬芳可口，离开湄潭后一直没吃过。前些时在美国超级市场上看到由澳洲运来的一种开心果，标价并不低，看看和洋桃一样，买几个回来，剥开一看，可不就是洋桃。湄潭的洋桃怎么会和澳洲的一样，而别处反而不多见，我一点也无法解释，只是这么一来，搞得内子和我更加思念湄潭了。

鸟道萦纡下七盘，古藤苍木峡声寒。
境多奇绝非吾土，时可淹留是谪官。
犹记边峰传羽檄，近闻苗俗化衣冠。
投簪实有居夷志，垂白难承蔽水欢。

王守仁《七盘》

苗族人的节日聚会

Festivals and Gatherings of the Miao

(英国) 普鲁恩夫人

每年二月，都会有上千名苗族土著聚在一起，载歌载舞地过上三天，这是一种宗教仪式，与美普尔地区古老的英国舞蹈差不多，只是要庄重得多。

早餐后，我们在两位当地妇女的陪同下，乘轿子从贵阳出发。出城不久就有山了，到中午大概只走了三英里。山上都光秃秃的，山谷里种满了鸦片，油类和豆类植物。还有留出来种水稻的荒地。山道崎岖，我们只能下轿步行。在山道上爬坡，下坡，走了将近十英里后，我们终于在天黑之前到了一块群山环绕的高地。当地一个经营煤矿的中国人热情地请我们去他家里住。住在隔壁的是几个带着女儿们来跳舞的苗族妇女。次日上午，这些妇女们像英国的女士们出去参加舞会前化妆一样，足足用了四个小时打扮自己。她们里里外外穿上好几层黑衣服。上衣和裙子上都用彩色丝线绣着图案。上衣像水兵服一样敞着胸，裙子仅及膝下，上面打满了褶，像苏格兰短裙。头发盘到一边，插着些扁平的发髻。未婚的姑娘的头上缠着白手帕，脖子上还挂着父母给的银项圈。

欢聚的日子像一阵风从我们身边吹过，离别的日子像河水一样不知深浅地在我们心中流淌。

风不知山高水长，风不知我们的忧伤，让风送你去远方。

欢聚的日子像一阵风从我们身边吹过，离别的日子像河水一样不知深浅地在我们心中流淌，挽留你犹如挽留这河水一样。

风不知山高水长，风不知我们的忧伤，让风送你去远方。

苗族山歌